

尽忠报国 名垂青史

——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(下)

■本报记者 陈全义

唐敬宗年少登基，性情骄纵任性，对每日上朝接见群臣之事深感厌倦。裴度见状忧心忡忡，寻得时机，和颜悦色却又言辞恳切地进谏：“陛下，近来每月坐朝理政不过六七次。然而，仅仅如此，天下臣民便已尽知陛下亲理政务，哪怕之势迅速展开行动，一举诛灭刘克明等乱党，成功平定宫廷内乱，而后迎立江王李昂为帝，是为唐文宗。因这一事立大功，裴度加授门下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太清宫使，其他职位依旧保留，并因辅佐新君的卓越功勋进阶为特进，在朝堂之上享有极为尊崇的地位，朝会时位列在三公之后。

7 定策戡乱 力扶新君

唐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，宫廷骤起风云，宦官刘克明等人发动政变，敬宗不幸驾崩。在此危急存亡之秋，裴度展现出非凡的镇定与果敢。他不动声色地与忠诚于朝廷的宦官暗中谋划，精心布局，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果敢决绝的行事风格，以雷霆之势迅速展开行动，一举诛灭刘克明等乱党，成功平定宫廷内乱，而后迎立江王李昂为帝，是为唐文宗。因这一事立大功，裴度加授门下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太清宫使，其他职位依旧保留，并因辅佐新君的卓越功勋进阶为特进，在朝堂之上享有极为尊崇的地位，朝会时位列在三公之后。

2 病骨辞枢 天眷殊荣

裴度年事渐高，且疾病缠身，身体每况愈下，遂上疏朝廷，请求辞去机要政务。文宗对这位元老重臣恩宠有加，不仅派遣御医前往裴府为其悉心诊治，每日还派宫中使者前去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唐文宗大和四年(830年)六月，文宗下诏褒奖裴度。诏书中，文宗对裴度深情地说：“往昔，汉皇为孔光特颁赐给几案的诏书，让其享有特殊礼遇；晋君因郑冲重申授册封赏的命令，以表尊崇。虽说这些都是对德高望重老臣的优待，但商议军国大事时却很少向他们咨询，给予的礼遇也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安享晚年。朕勤勉求治，敬贤若宝，对裴度这般功臣故老，岂敢不敬重有加？故而委以军国重任，使其参与繁杂要务决策，朕亦常依他的建言作出判断，实在是希望能得到这样的良臣辅佐，从而实现国家的和谐治理。今将其升职为上公，此乃特殊恩宠。特进、守司徒、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晋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食实封三百户的裴度：你禀山川英灵之气，怀天地浩然正气；品德高洁出众，胸怀宽广磊落。在外，你屡建奇功；在内，你德行深厚影响深远，堪称社稷根基、邦国支柱，故而能忠心侍奉几代君王，广泛宣扬宏大美好的教化。宪宗一朝，你扫除天下叛乱，有着出兵灭贼的赫赫战功；穆宗一朝，你统一文字、车轨，有着参与军事、入朝辅弼的卓越功绩；敬宗一朝，百姓能够富足安康，离不开你拯救国家、庇护万民的辛劳。及至辅佐朕躬，治国安邦，你有吊民伐罪定国之勋。此等丰功伟绩，尽载于朝廷史册之中，铭刻于史册，惠及百姓，难以一一详述。朝廷上下在议论时更加看重你的才能，朕心中亦明明白白。朕本想采纳你如皋陶般的谋略，奈何你却像留侯张良一样患病在身。你恳切坚决地辞去要职，奏章之中详细地阐述了理由；接到诏书后上奏陈言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你的衷心。如今听闻你病情好转的喜悦，朕更是盼望你能履行宰相的职责，然而你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，朕也未能见到你面容。如果没有优厚尊崇的任命，又怎么能彰显朕对贤才的厚待之恩呢？你应当协助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，广泛传布政教法令，讲论治国之道，成为卿士们的楷模，宣扬德政，以此安抚朝廷内外。希望你能够养精蓄锐，护佑自身福祿，作为国家的元老，辅佐朕治理天下。现任命你为司徒、平章军国重事，等病情稍有减轻，每三五天前往中书省一次即可。你的散官、勋位、封爵、实封依旧不变，仍依照礼仪进行册命。”

3 “甘露之变” 大义救难

裴度，素以刚正不阿、忠诚正直闻名天下，侍奉君主忠心耿耿，却因此多次遭奸臣排挤，仕途坎坷，几近颠沛流离。至晚年，面对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，他不得不稍微随波逐流，以求避祸自保。当时，度支盐铁使王播为了获取皇帝的宠信，不惜通过大肆进献财物的手段来讨好皇帝。裴度无奈之下，也只能效仿王播的做法，收集了一些钱财进献给皇帝。然而，他的这一行为却令众多士大夫不齿。在他们眼中，裴度此举有失往日的气节。裴度引荐韦厚叔、南卓担任补阙拾遗之职，本意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朝堂上的矛盾，扩大自己的人脉关系，从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全自身。然而，后来晋升的宰相李宗闵、牛僧孺等人对他的这些行为颇为不满。恰逢裴度称病辞官，他们便趁机免去了裴度的宰相职位，再次将他外放，出任襄阳节度使。当初，宪宗元和十四年(819年)，朝廷在襄阳设置临汉监牧，为此毁废百姓的田地四百顷，却仅养马三千二百多匹。裴度到了襄阳，眼见养马数量稀少，白白浪费了百姓的田地，上奏请求取消了这一牧场，撤销临汉监牧使一职。文宗大和八年(834年)三月，裴度以本官兼任东都尚书省的职务，任东都留守。大和九年(835年)十月，裴度晋升为中书令。十一月，文宗不甘受宦官控制，精心策划以揭露之名诛杀宦官，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事变中，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四位宰相惨遭宦官杀害。他们的亲属和门人数百人受株连，被投入监狱审讯定罪，甚至差点被流放。裴度得知后，痛心疾首，上疏为他们辩解求情，凭借其威望和智慧，最终保全救活了几十家。

4 绿野韬光 东都寄情

“甘露之变”后，宦官权势滔天，掌控朝政，士大夫道德风尚遭受严重冲击，一蹶不振。裴度自觉年事已高，已至告老退休之龄，加之朝廷纲纪已然败坏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遂不再将仕途进退放在心上。

裴度于东都洛阳的集贤里精心修建府宅，在园内堆筑假山，开凿池塘，遍植竹子、树木，使之郁郁葱葱，又建造风亭水榭，以梯桥连接楼阁，将都城美景尽收园中。此外，他还在午桥构筑别墅。园内花木繁茂，多达万株。别墅中，他还特意建造了清凉避暑的亭阁，取名“绿野堂”，并引来清澈泉水贯穿其中，导引分流贯通有序。岸上景物倒映水中，波光潋滟，环绕别墅左右，宛如人间仙境。在闲暇时光，裴度常与大诗人白居易、刘禹锡等挚友相聚，整日尽情宴饮。席间众人诗兴大发，放声吟诵，畅所欲言，借诗酒琴书自娱自乐。当时的诸多名士，皆以能与裴度交往为荣。每当有士人从东都洛阳返回京城时，文宗必定首先关切询问：“你可曾见到裴度？”足见文宗对裴度的敬重与牵挂。

文宗念及裴度虽脚有毛病，行动不便，上朝拜见多有不便，但年纪尚不算老，仍可为国效力，开成二年(837年，开成是唐文宗第二个年号)五月，再度下诏，命裴度以本官兼任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诏书下达后，裴度深知责任重大，却因年迈多病，力不从心，一再上疏推辞，表明自己不愿再掌管兵权。然而，文宗爱惜人才，对裴度寄予厚望，下诏嘉奖裴度，并未答应他的请求。为敦促裴度赴任，文宗特意派遣吏部郎中卢弘前往东都洛阳宣旨：“卿虽身染疾病，但年纪尚不老迈，为朕卧守北方门户，实乃众望所归。”在文宗的殷切期盼与催促下，裴度无奈，只得抱病前往任职。

开成三年(838年)冬天，裴度病情愈发严重，身体每况愈下，难以支撑，遂请求回到东都洛阳养病。开成四年(839年)正月，文宗恩准其请，下诏允许他回到京城，并授予中书令之职，然而，裴度因病情严重，已无法入朝谢恩。文宗得知后，心生怜悯，下诏道：“司徒、中书令裴度，功勋卓著，多次出任宰相要职，如今因病不能入朝谢恩，其本官俸禄应按日计算支付，以表朕之关怀。”同时，又派遣宫廷御医前往裴府，为其精心诊治。

恰逢三月初三上巳节，文宗在曲江池赐宴群臣，众臣赋诗助兴，裴度因病未能赴宴。文宗心中挂念，特意派遣宫中使者前往裴府，赐给裴度一首诗：想待元老老，识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忧来学丘(元)祷。并附上亲笔书信，信中有道：“朕的诗集里渴望见到卿之唱和诗，故而将此诗予卿。卿疾病未愈，想必乏力无心作诗，但日后可进呈于朕。春日，常言不利于养病，望卿努力调养护理，早日康复。朕心中千言万语，难以一一尽述。所需药物，可随时奏来，切勿怕麻烦烦。”然而，当御笔书信送达裴府门口时，裴度却已溘然辞世，时为开成四年(839年)三月四日。文宗听闻噩耗，悲痛万分，震惊哀悼良久。他重新让人抄写了御笔书信，郑重地放置在裴度灵前，以资哀思。裴度享年七十五岁。文宗下诏追赠他为太傅，并为此罢朝四日，赏赐的助丧财物比常规增加一等，又下诏命京兆尹郑复监护料理丧事，办理丧事所需的一应物品，均由官府供给，以示对裴度的尊崇与悼念。

文宗惊闻裴度临终竟未留下奏表，遂派宦官使者前去询问。裴度家属呈上他的遗表草稿，众人观

6 勒石铸碑 宏文颂功

曰：“道古，汝其观察鄂岳。”曰：“愬，汝帅唐邓随，各以其兵进战。”曰：“度，汝长御史，其往视师。”曰：“度，惟汝子同，汝遂相子，以赏罚用命不用命。”曰：“弘，汝其以节都统诸军。”曰：“守谦，汝出入左右，汝惟近臣，其往抚师。”曰：“度，汝其往，衣服饮食予士，无寒无饥，以既服事，遂生蔡人。赐汝节斧、通天御带、玉卮三百。凡兹廷吏，汝通自裁，惟其贤能，无憚大吏。度中，予其临门送汝。”曰：“御史，予闻士大夫战甚苦，自今以往，非尔郊祠祀，其无用尔。”

元贞元年，武公攻克其北，大战十六，得栅城县二十三，降人卒四万。道古攻其东南，八战，降万三千。再入中，破其外城。文通战其东，十余遇，降万二千(《新唐书》为“三千”)。愬入其西，得贼万二，释不杀，用其策，战比有功。十二年八月，丞相度至师，都统弘责愬益急，愬、胤、武战益用命。元贞并其众回曲以备。十月壬申，用所遣贼将，自文城因天大雪，疾驰百二十里，用夜半到蔡，破其门，取元济以献。尽得其属人卒。辛巳，丞相度入蔡，以皇帝命赦其人。淮西平，大除蔡功。师还之日，因其食赐蔡人。凡蔡卒三万五千，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，悉纵之。斩元济首。

册功：弘加侍中；愬为左仆射，帅山南东道；胤、胤皆加司空；武以散骑常侍帅鄆州丹延；道古进大夫；文通加散骑常侍；丞相度朝京师，进封晋国公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，以旧官相；而以其副总为工部尚书，群蔡任。

既还奏，群臣请纪圣功，被之金石。皇帝以命愬，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：唐承天命，遂臣万邦。孰居近土，袭盗以狂？往往在玄宗，崇极而地。河北悍骄，河南附起。四圣不宥，屡兴师征。有不能克，益发以兵。夫耕不食，妇织不裳。输之以车，为卒赐粮。外多失期，旷不岳狩。百隶怠官，事亡其旧。帝时继位，顾瞻咨嗟：“惟汝文武，孰恤予家？”既斩吴蜀，旋取山东。魏将首义，六州降从。淮蔡不顺，自以为强。提兵叫讟，欲事故常。姑命讨之，遂连奸邻。闻遣刺客，来贼相臣。方战未利，内惊京师。群众上言：“莫若患来。”帝为不闻，与神为谋。乃相同德，以讫天诛。

7 彪炳史册 千古留名

我们都是野蛮人”的言论。当时王承宗、李师道相互勾结作恶多端，奸邪之人遍布天下，刺客充斥京城，甚至关卡的官吏和宫廷的禁兵都暗中勾结叛贼，谏议的大臣话还没说出口，利刃就已经刺向胸膛。如果没有甘愿为国赴死的忠臣，谁肯挺身而出，冒着生命危险来辅佐天子呢？如果不用裴度，元和年间时运就难料了。

(《旧唐书·裴度传》)赞曰：裴晋公讨伐叛贼，以身犯险。重用他，国家就能得到治理；舍弃他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。裴晋公离开朝廷后，河北地区又失去了安宁。杜元颖、崔植的谋划，确实拙劣不堪(二人系唐朝宰相，不懂军事，缺乏远见，主张对藩镇妥协，采取绥靖政策，与裴度的强硬路线背道而驰，导致唐朝陷入更深的割据泥潭，“元和中兴”成果尽毁)。

(《新唐书·裴度传》)赞曰：唐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，前后历时四年。吴元济在外勾结朝中奸臣，派人刺杀宰相，对抗朝中主战派，以此来阻挠震慑朝廷

之，内容皆是请求册立太子，竟无一为自己或家人谋私之语。

裴度一生，最初以一介书生身份，凭借卓越的文辞和精妙的策论考中科举，短短数年，便跻身清贵显要官职之列。遭遇时艰，他却能奋不顾身，参与朝廷决策机要，挺身而出讨伐叛贼，成为备受崇敬的中兴名臣。在元和、长庆年间，那些乱臣贼子被他的威严所震慑，锐气尽消。裴度容貌身材虽仅为中等水平，但其风采俊朗，应对答辩时更是雄辩有力。凡观者听者，无不对他肃然起敬。当时奉命出使极远之地的使臣归来后皆言，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的君王必定询问裴度的年岁几何、形貌与何人相似、天子是否正重用他。其威名远扬至少数民族地区。华夏内外皆对他敬佩有加。当时的他的威望和德行，可与郭子仪相媲美。他任职期间，以自身之力维护国家的安全，对时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，长达二十年。朝廷任命将相之时，无论贤能与否，人们皆推崇裴度为首位。他被士大夫和君子们爱戴敬重竟到了如此地步。即便晋代江左的王导、谢安，在雅俗之辈中能起到坐镇作用，但在大的谋略方面，却也远不及裴度。

裴度曾为自己作赞：“尔才不长，尔貌不扬。胡为将？胡为相？一点灵台，丹青莫状。”意即：你身材并不高，容貌也不出众，为何能成为将帅、为何能成为宰相呢？只因为拥有一颗纯净光明、聪慧通达的内心。这样的内心即使用丹青妙笔也难以描摹出来。裴度以其一生的忠诚与智慧，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，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其功绩与品德，彪炳史册，为后世所敬仰。

乃教颜、胤、愬、武、古、通：“咸统于弘，各奏汝功。”

三方分攻，五万其师。大兵北来，厥数倍之。崇兵时曲，军士蠢蠢。既霸陵云，蔡卒大窘。胜之召陵，郢城来降。自夏入秋，复屯相望。兵顿不励，告功不时。帝哀征夫，命相往慰。士饱而歌，马腾于槽。试之新城，贼遇败逃。尽抽其有，聚以防城。西师跃入，道无留者。额额蔡城，其疆千里。既入而有，莫不顺侯。帝有恩言，相度来宣：“诛止其魁，释其下人。”蔡人告饥，船粮往哺。蔡人告寒，赐以缟布。始时蔡人，禁不往来。今相从戏，里门夜开。始时蔡人，进战退战。今旣而起，左餐右粥。为之择人，以收余恣。造吏赐牛，教而不祝。蔡人有言：“始迷不知，今乃大觉，羞前之为。”蔡人有言：“天子明圣，不顺族诛，顺保性命。汝不吾信，视此蔡人。孰为不顺，往奔其仇。凡叛有数，声势相倚。吾强不支，汝弱奚恃？其告而长，而父而兄。奔走来阶，同我太平。”淮蔡为乱，天子伐之。既伐而饥，天子活之。始议伐蔡，卿士莫随。既伐四年，小大并疑。不赦不疑，由天子明。凡此蔡功，惟断乃成。既定淮蔡，四夷毕来。遂开明堂，坐以治之。

此碑文收录于《全唐文》(卷五百六十一)(《四库全书·东雅堂昌黎集注》和《新唐书·吴元济传》均有录)，布局精巧、结构严谨，行文恰似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，又仿若大江出峡般气势磅礴，各部分衔接得浑然天成，尽显韩愈非凡的文学造诣。石碑刻就之时，举国上下皆视其为奇文，文人墨客、市井百姓竞相诵读。

平定淮西时，裴度是统帅，韩愈在碑文中把主要功劳归于裴度。平淮西碑立于蔡州北城门外，不久便被李愬的部将用长绳拽倒，并用粗砂大石磨毁碑文。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之女，认为李愬雪夜入蔡州应该功居第一，入宫诉说韩愈的碑文不实。唐宪宗也避免触怒武将们的心意，于是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碑文内容，重新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碑文。后来，两碑文并行，于是出现了“一碑二文”的历史奇观。

对他的讨伐。只有唐宪宗态度坚决力排众议，任命裴度处理军国大事，依靠他去讨贼平叛。裴度亲自督战，最终平定了淮西之乱。不是裴度平定叛贼这件事困难，而是信任并任用让他去平叛才是真正困难的事啊！韩愈赞颂裴度的功绩说：“大凡平定淮西蔡州的功劳，只有果断决策才能成功。”这话说得未免有见了！唐穆宗不具备君主应有的品德。由于奸邪小人、庸碌之輩趁机诋毁，裴度就再没有建立显著功绩。这不是裴度之前聪明而后来愚蠢，关键在于任用还是不用他，当时的形势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《旧唐书》说裴度在晚年时做事有些随波逐流，是为了给自己谋求安稳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说：“既明事理又聪颖明智，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全自身。”裴度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

漯河故事·厚重漯河

